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
庄大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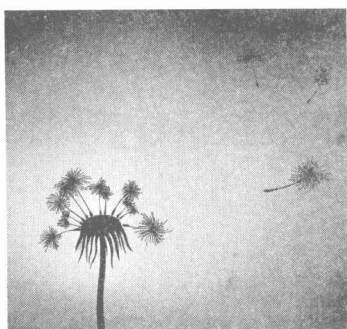


看不见的尽头 还有爱

因为记忆
生命变得丰饶
黑暗的世界也是别样人生

中国盲文出版社

◎ 庄大军 著



看不见的尽头 还有爱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的尽头还有爱 (大字版) / 庄大军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002—5711—0

I. ①看… II. ①庄…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0421 号

看不见的尽头还有爱

著 者: 庄大军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94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5711—0/I·1277

定 价: 18.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019 83190259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童 年	1
美丽的镇江	6
青春的扬州	12
大运河畔的初恋	16
无法释怀的一页	21
乱云飞渡	26
逍遥派	31
军人不是天生的	37
军队农场	45
医学院的大学生	52
革了爱情的命	56
失恋之痛	61
合格的士兵	65

70	大别山里的小村庄
75	带兵的日子
83	军医手记
90	旧病复发
96	一目了然
101	坠入黑暗
106	病房里的众生相
117	黑暗中的衣食住行
126	离婚也是为了爱
132	当爱来到身边
142	小天使
147	二 肥
152	妙手回春
160	看不见的尽头还有爱
165	后记

童 年

同小猫小狗一样，人类胎儿也总是憋足一口气从母亲的子宫里钻出，从一片混沌进入朗朗乾坤，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天看地看世界。我也不例外。1950年初冬，在南京，我出生了。母亲将我紧紧搂抱，用甘美的乳汁哺育我，给我爱、温暖和体贴。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享受着人之初无尽的温情。

那时的中国一贫如洗，冬天的严寒对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无疑是严峻的考验。母亲抱着我，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走动，想让我暖和一点儿。父亲和母亲都是解放军军官，这个身份听起来很了不起，可那时的军官和咱们祖国一样一穷二白，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连个取暖的炉子都没有。据说当时的我很勇敢，在彻骨的寒冷中，居然还会咧嘴而笑。父亲母亲都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人，见惯了死亡和贫穷，严寒又有何惧。也许是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遗传给了我，不然小小的我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呢？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雪下得特别大，雪花像鹅毛，

成片成团地从空中飞舞而下。天空阴沉沉的，大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雪停了，父亲和通信员不知从哪儿找来些干柴，在屋子中间生起了火。在烟熏火燎中，望着我的笑颜，父亲母亲笑了。如果没有那一抱干柴，我是否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如果我被冻死，父亲母亲会痛苦吗？他们都是革命军人，视死亡为平常事。可我后来的人生，带给他们的痛苦，也许比死亡还甚。

母亲说，小时候的我很招人喜爱，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来抱我玩。那些面对死亡毫无所惧的勇士，曾经用刺刀挑死过敌人，可是看见我，他们刚毅的面容立刻变得柔和。他们咧开大嘴呵呵直笑，用钢铁般坚硬的臂膀将我高高举起，抛向空中。就这样，我在绿色的军营中，开始咿呀学语，蹒跚学步。

两年后，弟弟出生了。他长得圆头圆脑，憨态可掬。看着胖乎乎的弟弟，父亲信口说道：“有了老二，老大就应该提拔。”我本来叫庄小军，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庄大军，我原来的名字也顺理成章移交给了弟弟。父亲庄心是军队里管干部的部门首长，我不知道提拔干部是不是也这样简单。也许和平时期的军队难以用革命精神来衡量，论资排辈应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又三年后，妹妹出生了，漂亮乖巧，眼珠漆黑，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母亲说妹妹从小就不听话，可我觉得她是需要一个懂得女孩儿心思的好兄长。在他宠

溺的目光下，妹妹一定会变得温柔和顺吧？有一次，母亲外出，妹妹的尿布湿了。我将几个月大的妹妹从摇篮里抱出，顺手放在一条长木凳上，便开始给她换尿布。正在那时，母亲回来了，一眼就发现那个平常手脚不停地乱动的小丫头，此刻正直挺挺地躺在那条还没有她身子宽的长木凳上。母亲吓坏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将妹妹从木凳上抱了起来。

母亲王瑞青在妹妹出生那年脱下了军装。她很不服气，直到现在一提起来还大动肝火，说简直是歧视女性。我倒觉得这是对的。女人当兵无论如何有点儿不伦不类，动刀动枪的像什么话？母亲在军队里是报社记者，转业后到《南京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当编委，应该是得到了提拔。母亲很热爱她的工作，回忆起来总是满脸抑制不住的自豪。用现在的话说，那可是大众媒体，是社会和个人之间、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呢。

中国的女性很伟大，除了工作还得操持家务。母亲在报社的工作非常繁忙，总有无数的稿件等着她审阅。我们三个孩子往往都是在睡了一觉之后才能看见母亲拖着疲乏的身子归来。她一般会在街边的小摊上顺手买点儿烤得焦黄的馒头和煮得香喷喷的卤蛋。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父亲对我们的爱又有不同。只要哪个想吃点儿什么，

他准是二话不说予以满足。至于带孩子，父亲则完全摸不着头脑，经常劳而无功遭到母亲埋怨。有一次母亲出差，将我们三个孩子交到父亲手上，临走前还将注意事项一一写在父亲的笔记本上。父亲显然对这个任务不以为然——枪林弹雨都不在话下，还怕三个小把戏！可我们还太小，对付起来还真不容易。果然，第二天就出了问题。时值盛夏，南京又是全国有名的“火炉”。父亲睡午觉时，也命令我们一律躺倒。弟弟妹妹还好，从小随着父母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我从不睡午觉，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折磨。为了防止我溜走，父亲特意在门口铺上草席，用自己的身体筑成一道防线。我躺了一会儿，从眯缝着的眼睛里发现，父亲那个肚皮一上一下起伏着，鼾声也高一声低一声响了起来。于是我开始行动，轻手轻脚下床，高抬腿从父亲的肚皮上跨了过去。

炎热的夏天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知了在发疯似的拼命叫唤，蝴蝶和蜻蜓在灌木丛上方懒洋洋地飞舞，还有那足有一巴掌长的大蚂蚱在草地上不停地蹦跳。我家当时住在南京祁家桥，附近有一座小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各种昆虫应有尽有。到了雨天，还有大大小小的青蛙，呱呱呱地叫成一片。那是我的乐园，是我乐此不疲的地方。那天，我本想抓几只蚂蚱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去，给大蚂蚱腿上拴上线，让它们拖着火柴盒在桌上赛跑。可是欲望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那些诱人的

大蚂蚱总出现在我眼前，让我抓了一只又想抓下一只。等两裤袋都装满了回到家里，父亲早已醒了。他怒气冲天地喝令我到院子里去站着受罚。在大太阳底下玩耍，我并没有觉得难受，可站着受罚，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好像要被烤熟了。口袋里的蚂蚱开始往外逃窜，我也无暇顾及，因为头开始发晕。父亲显然也情知不妙，立即解除惩罚，但为时已晚，我中暑了。后来的事情也不用多说。母亲回来后一连几天都板着脸训斥父亲，父亲就像真的做错了事一样，长吁短叹耷拉着脑袋进进出出。我为父亲感到委屈，做错的是我，挨训的却是他。

无忧无虑的童年很快结束，一个只会四处疯玩的小毛孩开始上学读书认字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中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春夏秋冬的无尽变幻，它们带给我多大的乐趣啊。在温暖的春风里，我脱去厚重的棉衣，变得身轻如燕，恨不得和鸟儿一起飞翔。夏天的骄阳让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充满诱惑，我仿佛变成一尾鱼儿，在碧波间自由自在地游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琳琅满目的水果总让人馋涎欲滴，我真想像孙悟空一样，赖在花果山上一辈子。冬天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花，给了我一个纯洁无瑕的童话世界。在莹润静谧的雪后清晨，我们一群小伙伴在雪中滚雪球，打雪仗，童稚的欢声笑语仿佛犹在耳间。那时的我们真的是天使啊！

美丽的镇江

1959年我9岁时，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一家搬到了镇江。在南京住久了，就觉得镇江太小。大市口是镇江最热闹的地方，节假日总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可和南京的新街口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当然，镇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把长江比作缠绕在祖国母亲身上的一条玉带，那么镇江无疑是这条玉带上的一颗明珠，秀丽多姿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则是这颗明珠最耀眼的地方。

金山上的金山寺是佛教重地，每次到那儿，我总是为传说中的三个人物纠结。法海和尚对白蛇无情镇压，努力维护佛教正统；许仙害得修炼得道的白蛇动了凡心，落得个毁了道行被压在雷峰塔底下的下场；白蛇修炼了几百年，难道不懂得情越深痛越切的道理吗？金山寺下有白蛇洞，我曾经和同学钻进去过，里面阴风习习，似乎真有什么灵怪藏身。据说那个洞直达江心，我们虽然胆大，可还是觉得胆战心惊，终究没有探寻出个子丑寅卯来。

焦山是一座岛屿，距江五百多米，岛上怪石嶙峋，草木葱茏，寺庙皆隐于树木之中，故有焦山“山裹寺”之说。焦山上的三诏洞大大有名。传说东汉末年一位叫焦光的名士不愿做官，隐居该洞，皇帝三下诏书，他也不为所动，后人便将他隐居的山洞称作三诏洞。

焦山上景色秀丽，还有历代名家书法荟萃的碑林和气壮山河的炮台，可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岛上僧人餐餐不可或缺在白果。岛上银杏树结的白果个个饱满结实，无论配什么菜都美味非常。而且白果里面没有胚芽，不知道它们靠什么繁殖。是不是焦山寺的僧人们天天对着银杏树念经，以至于它们都变得超凡脱俗，不为俗事所累了呢？

北固山上的甘露寺早已家喻户晓。三国时的刘备为了出身高贵、美貌豪爽的孙尚香，竟然留恋温柔乡，不思江山社稷建功立业。是诸葛亮足智多谋，才让他回身江湖，终于建蜀国而留名青史。后来，被骗回东吴的孙夫人，闻悉刘备死于白帝城，便在山顶遥祭，然后毅然投江殉夫，让后人不胜唏嘘。北固山素以“天下第一江山”闻名，曾目睹多少战乱兴亡，几番改朝换代呀。

北固山上有一座铁塔，有一年被台风刮翻，塔底露出层层套叠的铜棺、银棺和金棺。后来金棺被盗走，虽然公安部门破了案，可金棺早已被窃贼切割开来卖掉，金棺内藏的舍利子也不知去向。

其实在镇江南边还有母鸡山和宝塔山，它们和临江的山一样秀美，只因交通不便而被游人冷落。我在镇江师范附小上学时，曾经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爬过那两座山。宝塔山上没有如织的游人，也没有尘烟喧嚣，只有满山清新的空气和芬芳的花草。山上仿佛是一座蜥蜴王国，不时有小指大小的草蜥蜴、拇指粗的绿蜥蜴，还有两尺多长的五色蜥蜴出没。在山间深处一个冷幽幽的清潭边，我洗手时看见一只五色蜥蜴，浑身鳞片闪闪发光，绚烂夺目，让人不胜惊叹。那家伙懒洋洋地趴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毫不理睬。只是在我越走越近时，它才一翻身骨碌碌滚进水潭里。

江苏的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镇江师范附小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在那儿受教育自然令我获益匪浅。小学的课程并不像现在这样艰深，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有口无心地唱书，语文课上唱，其他课上也唱。老师和同学们一样，一本正经双目微闭，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地将课本上的内容唱得有声有色。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唱法一定更有利于领会汉语的韵律和节奏，现在的朗读法与之相比，自然是云泥之差了。

搬到镇江第二年，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也蔓延到这

片原来的鱼米之乡，男女老少都不能幸免。人挨饿，那些原本藏身山林的猛兽也饿得出来伤人。人挨饿是因为没有粮食吃，吃肉的猛兽怎么也会挨饿呢？后来才明白，食肉动物吃的是食草动物，没有了食草动物，它们又吃什么呢。

人本身也是一种动物，其心狠手辣更是无与匹敌。我们上学路上就有一户人家，是兄弟俩，哥哥在家种地，弟弟成天带着两只大猎狗钻山越岭，出没于十里长山，以打猎为生。我们每天经过他们家门口时都能看见里面挂着各式各样的兽皮，嗅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终于有一天，哥哥哭丧着脸请来了吹鼓手，吹吹打打为弟弟办丧事，原来弟弟被豹子咬死了。

镇江是一座城乡不分的城市，往西南一直走下去，要不了多久就进入丘陵山区，再往溧阳、句容走进去，就是十里长山和大小茅山。那时山上人迹稀少，树木丰茂，常有野兽出没。为了对付空肚皮，也为了消灭伤人的动物，父亲所在的军区组织了民兵进山打猎。有一次，军分区组织的打猎队伍从山里回来，拉了整整三卡车猎物，有野狼野狗野猪豹子，还有狗熊，一个个都龇牙咧嘴，僵硬的尸身上散布着斑斑血迹，看了就觉得恶心。我们家分到一条狼腿，可是腥臊味儿扑鼻，谁也不想吃，只好送给邻居。

父亲也常常去山里给民兵上课，教他们打仗的基本要领。每次回来父亲都要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关于人和野兽的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宣传干事和老虎不期而遇的惊险一幕。干事住在村民家里，晚上喝多了水，半夜起来撒尿，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两个明晃晃的灯泡照着他。干事一惊连尿也憋回去了，赶紧退回屋内插上门闩，从门缝里往外瞧。妈呀，哪儿是什么灯泡，分明是一只大老虎的两只虎眼正虎视着他呢！干事稳了稳神，抓起枪从门缝里砰砰往外射了几下。可是那只大老虎居然威风凛凛屹立不倒。一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时，人们才发现那只老虎早已气绝身亡。看来老虎死不倒架的传说并非虚言。那个干事回家后大病一场，后来听说解小便非常困难，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使劲吹半天口哨才能尿出一点儿来。

三年自然灾害也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同学们一张张面黄肌瘦的小脸，还有那被贪婪的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的一只只搪瓷碗。部队的待遇稍好一点儿，所以饥饿并未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至多是面粉中掺了一些稻糠麦麸而已。

我们学校离家很远，必须带中午饭。看到同学们的午餐，我往往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有的同学根本没有午餐，只是用脏兮兮的小手抓着一块榨尽了油、坚硬

得如同砖头的豆饼艰难地吞嚼，那原本是用来喂牲畜的。每当这时，我就更不敢拿出饭盒，不敢让同学们看到饭盒里高粱和大米混合的米饭。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同学们愤怒和仇恨的目光。也许那只是我的幻觉。可一个饥饿的社会，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谁都再清楚不过了吧？

青春的扬州

1964年秋，我14岁。父亲的工作又发生调动，我们再次举家搬迁，这次是镇江北面的扬州。那时从镇江到扬州只有摆渡。离开镇江那天，江面上烟雨迷蒙。我们的渡轮憋足了气闷吼几声，摇摇晃晃驶离码头。我们全家站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镇江，挥手和岸上的亲朋告别。看着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镇江几年的日子似乎也渐渐远去。

轮船开到江心，风很大，下着小雨，凉意袭人。忽然，旁边的江面上响起一片哗啦啦的水声，一条黑乎乎的东西蹿出水面，扑棱棱在半空里打了个转儿，又扑通一声扎进水里。这个家伙差不多有人身长短，到底是什么？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一位穿救生服的船员毫不在意地告诉我们：那是江猪，长江里的特产。他话音未落，几条江猪又接二连三跃出水面。一个个又黑又胖，一条比一条跳得高，一条比一条跳得欢，看得我们的心咚咚乱跳，激动不已。后来得知，这种动物学名叫江豚，是长江里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特别喜欢在秋雨中跳跃嬉戏，那天正好被我们碰见。